

样，生疼、生疼的。怎么办？！因而，我们看着银幕上那位时而慈祥地笑着、时而忘我地跳着、时而无故发火的老母亲时，不再是“隔壁家老王”的不幸，而是发生在你家、我家活生生的状况。观众油然而生的“痛”，就是第一个永远难忘的感受！

盼。

小儿子阿鲁斯在北京以马头琴的高超演技水平，获得了观众的认可，事业红红火火，粉丝越来越多。孰料，远在家乡的妈妈病了，严重地影响了住在镇子上且经济并不富裕的兄嫂和侄子的生活。当他看见锁母亲的铁链子时，听到母亲半夜发出“我要回家！”“我要回家！”的喊声时，他决意丢下工作，接过哥哥的重担，带妈妈回到她日思夜想的呼伦贝尔大草原。由此，观众的“痛”在慢慢转变，一个“盼”字，成了无言的期待。

古人云：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；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；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。”感人的音乐是真切的心声！儿子要唤醒妈妈记忆的情感真挚而深刻，所以，时时处处事事，他都竭尽全力地照顾母亲。他既像一个医生，用照片、破旧的马头琴、合身的蒙古袍，极力帮助母亲恢复正常思维；又

像家长，看见跑到湖边的母亲在“幻听”中舞蹈，便担心妈妈落水；看见离家出走、昏睡在树林中的母亲，便担心妈妈生病；看见蒙古包里迟迟不醒的母亲，他又担心妈妈是不是已经离世……担心、监护，是母亲的失忆和“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”造成的，作为音乐家，儿子能否用自己创作的曲调——无论是马头琴、电子琴还是口弦琴，治愈妈妈的疾病呢？观众无不猜测着、期待着、盼望着。尤其是当观众看到儿子能够把摩托车的发动声、树林里鸟的叫声、水的波浪声都合成音乐时，“盼”“盼”“盼”！就成了大家最急切的情绪。

知。

当然，影片另一个不能忽略的兴奋点，是怎样破译失去理智的人时常闪烁的“意识密码”。而巴德玛的出色表演，却总是让观众看到像儿童一样天真无邪的笑容，此刻，妈妈想到了什么？“看”到了什么？“听”到了什么？正常人只有在形象思维时，才会在脑海里“过电影”，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娜仁左格母亲由“幻视”“幻听”“幻觉”等形成的合力，究竟该如何通过影像的途径揭秘呢？我们能够感觉到，主创人员一定是非常善良的，他们不忍心